

廣廣文選

第拾玖冊
序類
自叙類
論類

漢書門			
二五	二四	二〇	二六
冊	架	函	號

庫	二〇八六
三六	二五
兩	架
一八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6
冊數	25(20)
函號	361 4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詩文選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四明 周應洽 纂

嵩南門人必必鳴放

序

近信集序

蓋聞五聲調應別于禮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
和莫辨所以自南及南之編為風人之首小雅大
雅之作皆足示政之由得其所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
曲廣為流傳於今之詞人子之亦在焉



廣廣文選卷之十九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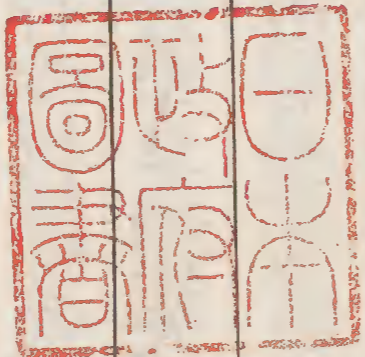
四明 周應洽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序

庾信集序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
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
雅之作寔王政之由復其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
曲彌高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允盛遂能弘孝



敬叙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者可畧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庾源其得姓皇晉之代大尉闡其宗譜烏奕氤氳布在方策國史家諜世竝詳焉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遂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宋終齊季早擅英聲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

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佩犢帶牛有侔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入爲司憲中大夫帥掌三勅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爲盛出爲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賄人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復爲司宗中大夫摠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齒雖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爲虛襟信降

廣文選 卷之九
山岳之隆緼煙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
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
亮誅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楊雄書同
阮籍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譽韶歲而有俊名孝
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爲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
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畧之
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
魏墳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豈
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強記獨絕博物

不群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雖栢麟十四之歲荅
宿客之詩魯連十二之年杜離堅之辯匪或斯尚
同日語哉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
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曾何足云解褐授安南府
行叅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尋轉尚書度支郎中
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夜不離
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覩天有同於樂廣仍爲郢州
別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有賊梁先主
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

廣文選 卷之九
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
兼通直常侍使于魏土接對有才辨雖子貢之旗
鼓陳說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為正
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為東宮領直春宮兵
馬並受節度龍樓蘭錡寵寄逾隆值侯景篡逆攻
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有
生荆之痛出往上流來歸全楚于時州后即湘東
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耻之功淮
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即於

荆江驟置文物復為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中興
司直具瞻斯在貴戚斂手豪族屏氣遷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豐貂右珥戎章再徒阮籍非好之職鄭
點參乘之官著德廊廟切問近對拜武康縣開國
侯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厥于后即以
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大祖夾輔魏
朝作相關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晉宣雄逾
魏武功高網地道映在田亦見子山賜識如舊屬
武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衛尋值本朝青蓋入洛

於是拾節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高官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爲五等榮貴兩朝出爲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加以宜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愠喜不形于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爲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

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携老八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依欄之感晉國公廟朝受託爲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憫嗟嘗與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陽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重遭軍火一字

唐書卷之五
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
合二十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余與子山風期款
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款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
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措紳懸諸日月焉

道教實花序

宇文道

泚成元胎先天地而生玄妙自然枉開闢之外可
道非道因金錄以詮言上德不德寄玉京而闡說
高不可揆深不可源閱之而彰三光舒之而綿六
合廣矣大矣靡得盡其鈎深恍兮惚兮安可窮其

象物十善之戒四極之科金簡玉字之音瓊笈銀
題之旨升玄內教靈寶上清五老赤書之篇七聖
紫文之記故以暉諸篆籀煥彼圖牒玄經閱籙可
得而談者焉若乃包含天地陶育乾坤無大不大
無小不小隨之而不見其後迎之而不見其前周
流六虛希微三氣無上大道游於空洞之上梵形
天尊見於龍漢之劫日枉丁卯拜東華之青童辰
次庚寅處台山之靜默漢史亦載道有三十七家
九十三篇斯止略序宗塗匪奧探賾詎詳金液之

異未悟石丞之竒見之者尚迷聞之者猶豫非有
天尊之說曾無大聖之言豈下四藥之丹罕識五
光之彩區區瑣瑣蓋各而言

梁典序

何之元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
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
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
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
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

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揔其三國分路揚鑣
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旣云師古在理爲
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
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
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
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
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
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絕之內寔云殷阜今
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怙治非自我後

唐書卷之九 序卷之九
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為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
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
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
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以如干卷
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
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
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為後嗣主
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
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曆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

令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
行本末之間頗宜詮叙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酒
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寔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
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
原始自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
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字
文所挾為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
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

霸朝雜序

李德林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
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
基草創便預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
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
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
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
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
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實非殆庶何世無之
蓋上稟睿后旁資群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

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
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
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
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
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宮接席皆可以翊亮
天地流名鍾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
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
若臣者本慙宿實非勲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
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

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無人收拙里閭退仕鄉
邑不種東陽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閭闔
之閫升降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
機帷幄霑及取折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闔在辰
火運肇興群官總已成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
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
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
鈞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
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

幽贊兩儀材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土
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
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群臣之令有
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
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
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迭聽百王未見者
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
昔放勳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
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

廣雅文選 卷之六
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輟停或畢
景忘餐或連霄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
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
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
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
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
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謀成湯陳
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
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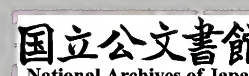
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
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一民樂推之誠切
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
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
宵慙惕羽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
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垂黼藻而理歸霸
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至
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畧為
五卷云

韻纂序

潘徽

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
 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
 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筮授河龜威出
 洛緣緋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
 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
 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
 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
 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

受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脩文德飛
 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
 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
 降靈霄極票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
 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神留於索隱尊儒
 好古三雍之對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
 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
 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賈束帛於丘
 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



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駮
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
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
討論群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
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
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
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
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
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

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
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
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
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
副諸石室見群王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
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
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
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
之彥幸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集禮序

潘徽

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
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
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
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
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
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
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
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列制作者

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宸垂旒辨方正
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
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鞮東探石篲之
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鑿大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
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楊州摠管晉王握珪璋之
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
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
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
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

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
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
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枝之逸莫不澄涇辦
涓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
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
論簡牒雖盈青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
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摠括油素躬披紺
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
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

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
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
制度建韜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
典方可韜之顓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
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
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
獎敢叙該博之致云

西域圖記序

裴矩

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

唐虞文選 卷之九
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
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
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
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
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
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
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竝誅討互有興
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非人舊類因襲昔名
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

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
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
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
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
旣因撫納監知開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
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
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
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
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

廣輿記卷之九
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垂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鋈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

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昌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羗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竝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

廣文選 卷之九
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
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
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

淮賦序

杜臺卿

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此賦可得而言
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邨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汜衛風云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
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鱸有鮪鮪鱮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
帝有滄海賦王粲有游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
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竝有海賦楊泉有五
湖賦郭璞有江賦唯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
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
天繞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
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
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曰美大川

廣曆文選 卷之三
之爲德諒在物而非假决出元氏之卿濫流桐栢
之下始經營於赤位終散漫於炎野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

盧思道

皇帝以上獻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
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
宮考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
遺貺鱗羽郊異山澤薦祉華裔率從幽顯咸秩八
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宵冥凝神空寂俯陋
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歆界於危城自

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
正位儷天道冠邵陵業踰嬖姒慧云朝起四生佇
其寸合慈燈夜燠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實唯
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坳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
若化成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氛中南呂商飈
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辨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
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旆雕玉徐輪問百年而拜輦
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似飛之輦入參中壘虎殿金
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下都遘茲淨域兼悅鷲山

廣文選 卷之六
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
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
烈述讚休美豈若皇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蟲篆
纔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林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
繩繡栢高可映畫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
易憑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楣
露凝旌門宁曙光轉輦道夕云蒸山祇効靈物水
若薦休徵薄命叨思紀微軀竊自陵優遊徒可恃

周賚永難勝

內典序

沈約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
窺自竝職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翾動殊貫苦
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驚人匡飈遷以寸
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
仁權跡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
之實而天人瞻慕髮髯興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
靈姿炫日寶刹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

廣廣文選 序卷之九
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苞
墳典立素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
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
始末袞異卷分或辭義離斷或文字片出甫涉後
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
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情靈栖
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群流
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
矣

食經序

崔浩

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
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
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
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
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
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強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
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
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

廣廣文選 序卷之九
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六經畧注序

常奕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

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道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

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
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
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

南宋史符瑞序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
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
懽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王璽
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
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性識殊品盖有愚暴

之理存焉見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爲利見萬
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
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
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
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北齊書儒林傳序

李百藥

班固稱儒家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
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
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間因

唐虞文選 卷之九
魏氏喪亂之餘屬爾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禮樂
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
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
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
社稷豈非蹈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疆場多
虞戍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
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
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
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竝大

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
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
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
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
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
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
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
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
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

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
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
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括羽俯拾青紫斷
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
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
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
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
朝章寬簡政網踈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
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師之徒不遠千里伏

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
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
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
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
懷又多被州都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
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
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
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
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

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
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
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
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
業於屯留王摠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
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
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
元始得費麒麟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

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出遵明之門徐傳
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
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
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
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
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
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
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
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之慎所

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
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
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
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
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
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
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
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
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
書輒不重述

自叙

汲冢周書自叙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霄政將弘道以弼無道
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
作命訓紂作滌亂民散無性冒常文王意和化服
之作常訓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脩仁明耻示

廣文選
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
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徐狃謀武以昭威懷作武
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
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穆王遭大荒
謀救患分災□大匡此有脫簡□□□□□□□□
□□□□□□□□□□□□□□□□□□□□□□
作九間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
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于文王
脩身觀天以謀商難用保開文王訓乎武王以繁

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鄴命周公謀商難作鄴保
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
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倣文王告武王
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
禁五戒作柔武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於大小開
武二篇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商謀啓
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鄴謀武王將起師伐
商寤有商倣作寤倣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
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

廣文選
又卷之九

商郊乃明德□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

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武王作尅商

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此有脫簡□□□□□□□□

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

秉天下論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武王命商

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

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此有脫簡□

□□□□□□□□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

作五權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

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

洛作洛周公會群臣于閔門以輔主之格言作

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已言戒乎成王作大

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

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周公將

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因

嘗麥以語群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爲太師告成

王以五徵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
六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
職來獻歆垂法厥後作王會周公云歿王制將衰
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
惟難恕貽世羞歆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
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
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
尚力侵我王畧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口復王位作
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爲所佩夏多罪湯將放

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民非后罔乂后非
民罔與爲邦慎政在徵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
尅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車服制度
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於乎大備

叙書

孔叢子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
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
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
褒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

唐虞文選 卷之九
世以經學爲家傳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
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
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
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
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
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
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法言自叙

楊雄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

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
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
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
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
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
譔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垂離諸子圖微譔
吾子第二

廣曆文選 卷之十九 三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動不克咸本諸身譔脩身第

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

姦罔譔問道第四

神心習悅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

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譔

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范譔五

百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

哲民情譔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壹槩諸

聖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

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第十一

唐虞文選 卷之二十九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
之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典論自叙

文帝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
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
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濮言人人
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
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熒陽河內之甲

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
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谷城會黃
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
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
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
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
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
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
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

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豹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未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

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劔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文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劔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蕨便以

廣雅文選 卷之九
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
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
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為深進展
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
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
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
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
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
單攻復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

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
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
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
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
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
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
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靡不畢覽

華陽國志自叙

常璩

巴蜀厥初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又遠

隱沒寔夕踈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爲寧司馬相如嚴君平楊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畧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挂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爲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于時漢

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曩遭阨丞夏滔堙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二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城郭蔚爲熊羆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解麥黍之苗千里茂鷄犬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遐棄城隍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畧言公孫

廣慶文選 卷之九 三十一
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者舊士女英彥
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
志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
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
廣訪博咨流離困瘁方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餘
光於灰塵之中劇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
焉

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
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

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
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
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
荆戎鼈靈死屍化西土後為蜀帝周襄弘之血變
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鵠又言蜀椎髻左衽未
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君房心決事參伐
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
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
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

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
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
不言况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
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鵲鳥今云是雋或曰
雋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廋舜
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植天下井田之
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
為國史作為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

服事于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
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于漢興反當荒服而
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
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
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
墨當時以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
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
或以為西土嶮固襟帶易守亂先違道治後服若
吳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闕覲盖帝王者統天理

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
紀雖饗竊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
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嶽三
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
所產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曆數而能傳國
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
亡於後天人之險存亡之術可以爲戒鑒也干運
犯曆破家喪國可以爲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
一揆同不臣所以犯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敗絕

之道也而顯賢能者治亂亦以爲獎勸也其序曰
先王經畧萬國剖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俊述
職賦政以均佐周斃紂相漢亡秦寔繁其民世載
其俊述巴志第一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群望
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攸長述漢中志第二
井絡啓耀文昌契符茫茫禹蹟畫爲九州功冒普
天率土以休光靈遐照慶祚爽流邦家濟濟世德
球球述蜀志第三

蠢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攘開州列

郡幽裔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甄德表失以明
紀綱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干篡白虜乘釁致民塗炭爰迄靈
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失進覆車齊軌蒙此
艱難述公孫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二桀瓜分天壤宰割民物舍比信
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詐競設並以豪特力爭
當世居正慮明名號絕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述
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渾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
日地不二皇苟非其器窮高必亢濛濛後主弗慮
弗臧負乘致寇世業以喪述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絃失振任非其良趙倡禍
階亂是用長羅州播蕩朱旌莫亢皮張不造戎醜
攸行哀哀元黎碩瞻靡望述大同志第八

素精南飄天維地綱蕞蕞特流肆其豹狼蕩雄纂
承殲我益梁牧守顛摧黔首辛嘗三州毀曠悠然
以荒絡結王綱民亦流亡述李時雄期壽勢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爲世
雋幹爲時貞畧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述先賢士女摠讚論第十

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澹教洽誕茲彥茂峨峨俊
又疊疊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綽然
有裕述後賢志第十一

博考行故摠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
敗旌招仁賢抑絀虛妄糾正謬言顯善懲惡以杜
未然述序第十二

譏曰駟牡駸駸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磨獲
西守鹿從東麋郇伯勞之旬不接辰嘗茲珍嘉甘心
庶幾中爲令德一行可師墜瑋俶儻貴韶光輝據中
體正平揖宣尼導以禮樂教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
有懷鏘鏘宮縣磬莞諧諧金奏石拊降福孔皆摠括
道揜摠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乎哉

抱朴子自叙

葛洪

洪體道進趣夙志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
厲玄霄曳足則能追風躡電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

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
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騫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
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
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
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
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
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
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
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竒書既

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
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
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
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
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
悱憤之行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必能窮微
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
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
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

廣唐文選 卷之九
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歆
絨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問律自叙

張融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
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
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
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温凉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
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此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
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棄
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
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戎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
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
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銅為吾每以不爾
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自叙

江總

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
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
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
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
太建之際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
後 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庸
之日時寄謬隆儀彤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
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
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來之一物豈是預

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
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
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
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

序傳

許善心

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王時
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
降靈有黎人焉爲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
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

廣廣文選 卷之十九
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
之也一致革命剗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
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
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
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計功南北左右兼
四名之別檣杭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
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照然可察及三
郊遞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王竝以四海自任重
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

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
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
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及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
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
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
入頽羯胡侵洛沸騰塲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
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
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
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

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
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
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
以求秦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
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
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脩撰且成百卷已有
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薪
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緝素
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

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
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
能孤陋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
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
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
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竝缺落失
次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
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
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

廣曆文選 卷之六
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
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
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
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
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
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南齊恩倖叙

有天象必有人事倖臣一星列於帝座之側經禮立
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久矣環纓歛笏俯

仰晨昏習覩威顏探求恩澤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宮
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
睡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因城社
之固執開壅之機害政傷民於此為蠹况虐主幼時
昏其為讒慝何可勝紀也

論

辯道論

夫神僊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
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廣文選 卷之九
四七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死遊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恒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
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
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
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
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
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
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

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
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
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
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中君者乃
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大怪乎世有方
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
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

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
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其始者老而
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
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矣桀
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
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猥後之屬與世人得道化
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蜃燕入海爲蛤當其徘徊其
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
蝮蠃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

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
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
累稔終無一效或歿于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
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受命長短骨體
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妖
之其斯之謂歟

文質論

阮瑀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
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

廣履文選 卷之九
虛質實遠 疏近密援之 斯至動之 應疾兩儀 通數
固無攸失 若乃陽春敷華 遇衝風而隕落 素葉變
秋 既究物而定體 麗物若偽 醜器多牢 華壁易碎
金鐵難陶 故言多方者 中難處也 術饒津者 要難
求也 意弘博者 情難足也 性明察者 下難事也 通
士以四奇 高人必有四難之忌 且少言辭者 政不
煩也 寡知見者 物不擾也 專一道者 思不散也 混
濛蔑者 民不備也 質士以四短 違人必有四安之
報 故曹參相齊 寄託獄市 欵令姦人 有所容立 及

為宰相飲酒而已 故夫安劉氏者 周勃正嫡位者
周勃大臣不強 不至築言 孝文上林苑 欵拜嗇夫
釋之前 諫意崇敦朴 自是以降 其為宰相 皆取堅
強一學之士 安用奇才 使變典法

刑禮論

丁儀

天垂象 聖人則之 天之為歲也 先春而後秋 君之
為治也 先禮而後刑 春以生長為德 秋以殺戮為
功 禮以教訓為美 刑以威嚴為用 故先生而後殺
天之為歲 先教而後罰 君之為治也 天不以久遠

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
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
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
行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
畧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天流東源不得西景
正刑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
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
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
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

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
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
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
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為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
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為君也恐上古未
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為我而以勇力侵
暴於已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
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為君會當先
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

廣文選 卷之十九 五十一
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難劉邵論

傅嘏

時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邵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

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竝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

唐虞文選
卷之九
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論五嶽祠

何琦

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灾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

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墮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脩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

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

名士優劣論

張輔

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

唐虞文選
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
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衆
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為陸遜所
覆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
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
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
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
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
寬弘而大畧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

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
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武帝
雖處安強不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
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
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為勝余
以為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
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
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
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

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
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
所以爲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
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
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
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
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
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
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
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
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
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
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
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
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
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廢莊論

王坦之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
蕩而不檢何晏云驚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
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
威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
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
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
足者寘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
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

古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
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
桴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
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
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
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
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
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
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

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籍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淳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脩渾沌

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老聃非大聖論

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

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
卷所因不同故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
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兇
之吻顏孔俱充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
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之
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
知器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
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
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

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
未盡自然通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
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
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
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賞習愒所希聞世
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
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
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
同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

嘗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
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
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三皇五帝已下靡
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
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已形迹之
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

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
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徃徃示
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
輕舉之旨爲歆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歆明宣
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
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壽張
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
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乃有餘觸地元
吉何違夫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

廣廣文選 卷之十九
而神僊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澗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欲執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難養生論

向子期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竝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

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
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
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
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
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
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為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
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
農倡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

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
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
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苟無疆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腍上帝是饗
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况於人乎
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克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
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
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

勝則可焉有芍藥為荼蓼西施為嫫母忽而不欲
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
而不通而然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
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不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
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
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苟老此自特受
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
拙為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䟽於導養

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為樂以恩愛
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
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
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
歡約已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身後實
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頽影尸居與木
石為鄰所謂不病而自矣無憂而自默無裘而䟽
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
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

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
無歡况以短生守之聖若有稽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

嵇康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
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
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
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
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
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極然則欲

與生不竝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不之
悟以順欲為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
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之為甘鴆
棄之如遺識名位為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
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
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為美美其益
生而不羨生之為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
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為崇
高者蓋謂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

廣文選 論卷之九
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為天下而尊君位不為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為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

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弘以富貴以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閭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為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

廣文選
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為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選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為食蠶而為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歛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為贅瘤資財為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

雖耦耕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曰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

勤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過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粳等耳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心欲以遂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以開於

心則可以至理遺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止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為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

廣廣文選 論卷之九
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為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趨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

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䟽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為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恠哉且凡聖人有損已為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

廣文選 卷之九
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
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脩身以明行顯智以驚
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
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
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悅仰之
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及聽愛氣
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
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
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

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
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
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
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
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
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
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聾者等味遠
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
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

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闕也竝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茂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茨之類雖非上藥猶幾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冰重耐

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士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田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城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杖藥以自求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

其若此故唯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
於初九吸朝霞以齊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
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
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
饑年少疾故伙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
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豈鳥獸不足報功
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
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萸菊菘梁聘享嘉會
則肴饌旨酒而本之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

其香入身臭處竭辱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首
生災蠹號餐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
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
精皆衆靈含英獨發竒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漂
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
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
哉且蛆蛉有子果羸貞之性之變也橘瘦江爲枳
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
能哉故赤芥以練丹頰髮消子以木精久延倥傯

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
叩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蘽
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
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
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
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
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辯矣
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
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保而體溫夏棗

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王椀則
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
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
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
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
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
又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有謂之自愁以酒色
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
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

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
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
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
則渴酌者非病淫涵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
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
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
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
始之所溥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
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

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善
耶假令厮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
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城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
食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
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玃
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
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
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
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

廣文選
論卷之九
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其減年殘生以
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
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
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
生且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
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内樂
外雖無鍾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
樂者非克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
困而瘳則憂喜竝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

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
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
託身竝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
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
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
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
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曾
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
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

廣廣文選 卷之十九
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驚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暮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益闕如也或棄世不群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糗既儲六氣竝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璞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涑者則有老可却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

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間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權論

張載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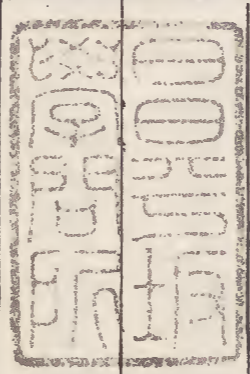
廣文選 卷之三十一
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
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
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
光武春陵之俠客耳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
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
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
牛驥共牢利鈇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
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
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

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
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
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
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
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
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
乎青骹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鞴下
也白後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也羸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舄無以明之蓋聶

政與荆卿爭勇非疆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
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
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
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
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少
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
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
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
不衰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

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犖倣儻之徒
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
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
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
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廣廣文選



廣廣文選卷之十九

